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獨介類

黃梨洲卻薦 餘姚黃梨洲，名宗義，聞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將薦己，寓書拒之，葉不從。門人陳錫嘏知之，大驚，詣葉曰：「公如是，是將使吾師為殺身之疊山也。」葉愕然，乃又以老病奏聞。

林茂之遠避權要

林茂之居金陵，年八□餘，貧甚，不受人憐，富商某欲招致之，不為屈。冬夜眠敗絮中吟詩，有「恰如孤鶴入蘆花」句。方爾止寄詩云：「積雪初晴鳥曬毛，閒攜幼女出林皋。家人莫怪兒衣薄，八□五翁猶縕袍。」茂之，福清人，順治初移居金陵，嗜客耽吟，遠避權要，殘氈破榻，讀書琅琅。「孤鶴蘆花」七字，王文簡公士禎嘗謂為雅韻清才。

查韜荒不應試

查容，字韜荒，海寧人也。少時應童子試，有司例有搜檢，查怒曰：「朝廷以之取士，而有司可以不肖待人，人之不肖固至此耶？」遂不應試，以布衣終。

張祖望傲慢難近

秀水何蕤音，名元英，以順治乙未進士通籍，官侍御，與張祖望友善。或短張曰：「此君遺落世事，傲慢難近。」何曰：「今人不少便佞，吾正喜其傲慢耳。」祖望，名綱孫，仁和人。

王邁人不通京師一字

嘉興王邁人參政庭自京外簡，事上官強項不屈，好為其難。在官八年，不通京師一字。所遷皆極邊，命下即單車就道，不惕利害。家計蕭條，幾不給朝夕，不問也。

張太阿不就廷試

康熙丙辰，張斌金舉明經，不就廷試，或布以謁選諷之者，則曰：「吾年幾六□，老矣，寧貪一官，令五柳笑人耶！」斌金，字太阿，襄城人。

李二曲一再卻薦

李顥，字中孚，陝西盩厔人，學者稱二曲先生。康熙癸丑，陝督以隱逸薦，書八上，皆以病為解。戊午，部臣以真儒薦之，乃固稱疾篤，至就臥於牀，使人舁之至行省，以示不起。及聖祖西巡，將召見，聞之，曰：「吾其死矣。」遂遣其子進所著《四書反身錄》，聖祖御書「關中大儒」四字賜之。

李雪木棄博士弟子

關中二李，為康熙間大儒，亦有稱三李者，二曲、天生外，【天生名因篤。】一則鄆之太白山人也，名柏，字雪木。九歲孤，稍長，讀小學，曰：「道在是矣。」遂盡焚所習帖括，日誦古書。會童子試，匿廢寺智井以免，母命之，乃一就試。補博士弟子員，旋棄去，入山力耕苦學。

嚴繩孫自陳疾不能試

嚴繩孫為康熙宏博大科四布衣之一，方被薦，貽書京師達官曰：「聞薦舉濫及賤名，某雖愚，自幼不希無妄之福，今行老矣，無論試而見黜，為不知者所姍笑，即不爾，去就當何從哉？竊謂堯舜在上，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，詎有不得？惟幸加保護耳。」時有司奉詔敦趣，引疾，不許。既抵京，赴吏部，自陳疾不能應試狀，至再四，終不允。御試之日，發題賦詩各一首，嚴僅賦《省耕詩》一首而出，冀被放也。聖祖素諳其姓字，諭閣臣曰：「史局不可無此人。」仍用翰林。繩孫，字蓀友。

嚴繩孫拂袖遽歸

嚴繩孫在職五年，嘗侍宴保和殿，和聖製《昇平嘉謏》詩稱旨，特命撤御前金盤棗脯以賜。又從容語左右：「嚴某好人，中外皆知。」時論謂旦夕當大用，而嚴竟拂袖遽歸。

萬季野不少寬假

康熙己未，詔修《明史》，鄞縣萬季野在史局，周旋諸貴人間，不肯稍自貶抑。其題刺則曰布衣萬斯同，其會坐則攝衣登首席，岸然以賓師自居。故督師某之嫻人方居要津，請少寬假，噤不答。

陶紫筍請從此辭

陶紫筍進士元淳，江蘇人也。年少入都，能文章，尚志節，萬季野、閻百詩皆與訂忘年交。時徐乾學領史局，季野為之任考索，而頗委紫筍以文。已而為忌者所排，與徐絕。紫筍甫通籍，一日在某邸，某之子，妄人也，辱何義門於眾中，紫筍憤甚，請某出，以正誼責之。某護其子，甚不直紫筍，紫筍長揖出，且謂之曰：「明公之力，不過使陶生不為翰林，請從此辭。」已而果不與館選，出令粵之昌化，有惠政。

葉星期不見宋牧仲

葉星期，名變，字橫山，康熙時令寶應，以強項落職。時嘉定令為陸清獻公隴其，亦被劾，星期曰：「吾與廉吏同列白簡，榮於遷除矣。」既歸，移家入橫山，築小圃，顏曰「獨立蒼茫處」，著書其中。商邱宋牧仲舉聞其名，減從往訪，辭不見。牧仲曰：「獨立蒼茫處容一立否？」留二絕句而去，葉不往報也。晚年寓蕭寺，有富豪招之飲，星期曰：「吾忍飢誦經，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！」

朱竹垞不攀援馳逐

朱竹垞在禾中時，恆與里人王翊、周篔、繆泳、沈進、李繩遠、良年為詩課。然貧甚，僅一布袍，繩遠兄弟止一偏提，每會，則付質庫，兩家眷屬各以紡績助之，後會復然。及游京師，訪孫承澤，孫過寓，見插架書，謂人曰：「客長安者，務攀援馳逐耳。車塵蓬勃間，不廢著述者，惟秀水朱□而已。」

周青士耿介

周篔，字青士，嘉興人。性耿介，游京師，未嘗投貴人一刺，朝士願與納交者，一飯後不復過其邸。徐乾學好延攬海內知名士，時有徐秀才善主其家，青士嘗就善同臥起，乾學欲見之，不可得。

某宗室所愛小妻周氏，買自楚，一日，謂其主曰：「妾實禾中人，公所識之周篔，妾季父也。」宗室以語青士，將令出拜，青士曰：「篔，農家子也，聚族不及二□人，未嘗有楚游者，誤矣。」遽拂衣出。

吳慶百不入社

吳徵君農祥，字慶百，仁和人。康熙己未薦舉宏博，淹貫經史，與毛西河、朱竹垞相頡頏。其狀貌則鳶肩鶴頸，指爪長三寸，鬚鬣鬢然，頽然淵放，得錢輒付酒家。慶百識微見遠，時吳中人沿復社故態，角藝相徵逐，而浙西之讀書、秋聲、登樓、孚社等爭立名字應之，各欲得慶百以自重。慶百曰：「是載禍見餽也，諸君子忘東京鉤黨事乎？」不答書，書亦不發視。其後政府果切齒於為社集事者，悉搜所刊，拉雜摧燒之。

吳蓮洋耿介

吳蓮洋，名雯，性耿介。康熙己未，嘗應博學宏詞之徵，在京待試。一日，益都相國馮文毅公溥以便面索書，蓮洋提筆濡墨，大書一絕句還之，不以拘守繩墨為足恭也。馮亦不介意。

申和孟不欲輕通貴交

廣平申和孟不欲輕通貴交，惟致書汪鈍翁，微訊王吏部近狀，汪報之曰：「吏部蕭疏簡遠，不失故武，誠吾黨第一流也。」

徐伯調不諧於俗

徐伯調居山陰梅市，扁舟箬笠，弋釣自娛，不諧於俗。時宋荔裳廉訪分守紹興，宣城施愚山寓書於宋曰：「山陰有徐緘者，涓之亞也。」宋遣人招之，久不至。比宋罷官，客西湖，徐乃時時往，相與盱衡抵掌，抗言今昔，意所不合，雖尊貴甚有氣勢，口期期不服。

翁仲謙不與俗諧

吳江翁仲謙，名遜，性孤介，不與俗諧。家酷貧，值歲儉，不能餬口，終日啜水而已。鄰有招之食者，謝不赴，嘗曰：「耐飢易，耐俗子難。」惟徐介白、顧茂倫餉之方受。後病卒，茂倫賣古琴殮之。

宗定九數月兀坐

宗定九性不喜煩，與人對終日即病，飲酌數夕亦然，或值勢利毀譽之場，便如溽暑置身赤日下。移家居鄉，未嘗至柴門外，或客至，或入郡，始一到門，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。

汪魏美與人落落

汪魏美，名淪，錢塘人。年二□二，舉孝廉，甘貧不仕。嘗獨身提藥囊，往來山谷間，食宿無定處。與人落落，性不好聲華，時人號曰「汪冷」。嘗道或割俸金為壽，不得卻，坎而埋之。里貴人請撰墓銘，贈百金，拒勿許。

李良年不為翁翁熱

李徵士良年，小字阿京，幼與朱竹垞齊名，其立品尤嶄然峻絕。康熙己未，被舉宏博入都，王公貴人多折節下交，徵士獨高矚雅步，不肯為翁翁熱。先是，御試未有期，寶應喬舍人萊語之曰：「馮相國論海內詩家，首推子矣。」他日有謂宜造謝者，徵士曰：「詩，小技也；窮達，命也。相公知吾詩，孰與相公知吾守乎？」堅不往。聞者以為誑，及見放，始信。

張惻庵與貴人不交一語

張大俊，號惻庵，其先世自薛川遷於歙南東源，遂家焉。晚歲歸里門，衣冠古樸，見貴人，拱揖而外，不交一語。暇則幅巾拄杖，跨烏犍，往來霞山、栖霞、翠微諸勝，與田夫野老課晴雨，話桑麻，足跡不入城市，客至，或杜門避之。

孫宋光一宿不留

孫璟，字宋光，金壇人，家素封，至宋光而業盡落，暮年至不免於飢寒，然雖有親知欲稍稍衣食之，不可得。子松，客授淮上，其主人慕宋光，具四□金脩脯，延至其家，宋光一宿謝去。松亦為主人跪而請留，乃瞪目曰：「汝乃能居是耶？」卒去不顧。

劉古塘不合即行

懷寧劉捷，字古塘，家甚貧，僦屋窮巷，無一畝之地，而名滿天下。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以厚幣招之，一語不合，則命駕而行，無能留者。

劉古塘辭年羹堯

年羹堯嘗撫四川，聘劉古塘以往，初不允，再三請，乃與之偕。年議加賦，力爭而止，遂以他故行，曰：「其心神外我矣，能守吾言以期月邪？」及督川陝，復固請以往，再三見，浹日而歸。

張彝歎不肯試為吏

高淳張彝歎進士自超為諸生時，試必冠其曹，困舉場三□載，未嘗有慍色。為詩古文，皆警邁，而未嘗爭名於時。年近五□，始登甲科，而不肯試為吏。其既升於禮部也，宗伯韓文懿公葵昌言於朝，謂張自超宜在上甲，自超踵門曰：「某有母，病且衰，某登上甲，必以職留，公當愛人以德也。」

程召南不謁權貴

程召南，滌、和間人。康熙初，嘗游京師，不一謁權貴。所為制藝、詩辭絕工，宦族某聞其才賢，羅致之，命子弟受業焉。京師固冠蓋雲集之地，名士之館於斯者，輒懷刺訪友，倒屣接賓，日不暇給，時時索脩金為酬酢資，或以飾冠服。程角巾短褐，如山中野客，然繡紉狐白之綺麗，書畫筆硯之精良，藏皮於笥，間一取之以被體，以置架，儼然貴游，非貧也。自入館，手一卷，不出門戶，亦絕無一士來謁者。

竇靜庵不可見

康熙朝，柘城竇靜庵克勤官檢討，時索額圖當國，勢傾天下，王公百官逢迎恐後，靜庵未嘗投刺。索之子託賢為分校禮闈所得士，索言於朝曰：「小兒叨與科第，外人曾有物議否？」某答曰：「以明公貴盛，易滋物議，但出竇君之門，自無物議耳。」後索數延相會，靜庵辭不往，索歎曰：「名可聞，人不可見，吾於竇君益信。」

陳左原不謁徐乾學

長洲陳學洙，字左原，康熙甲子舉人。當戊辰會試時，主司徐乾學先期羅致諸名士，有約左原往謁者，左原曰：「中不中，命也。」卒不往。

劉言潔為狷者

劉齊，字言潔，無錫人。康熙丙寅，以選貢入太學，聲譽壓其儕輩。應試順天，有欲援而進之者，齊作《閨女詞》五章以謝之。及教習官學生期滿，敘於吏部，以□之八授縣令為正途，下則授州佐為冗雜，且淹滯無選期，徐乾學遣人先於齊曰：「君來見，必為選首。」齊笑曰：「吾不以一刺易科第，肯易縣令耶？」卒不往。或勸納粟為教官，齊貽書邵羲曰：「教官雖微，當為諸生分義利之辨，奈何已先以納粟進耶？」亦卻之。及卒，方望溪侍郎苞大書其墓道曰「狷者劉言潔先生之墓」。

王文簡不以詩壽明珠

王文簡公好士，為揚州推官時，一郡士子無不被其容接。及官京師，風裁嚴整，門無雜賓，以納蘭太傅明珠之赫奕，而不得其一詩。蓋文簡自重其作，不輕為人下筆。蓋明之稱壽也，朝士爭致禮物，徐乾學先期以金箋一幅，請於文簡，欲得一詩以侑觴，文簡念曲筆以媚權貴，君子不為，遂力辭之。文簡沒後，門人私謚之為文介。

當是時，世稱「南朱北王」，然朱竹垞猶結交成容若，以為梯榮之地，文簡則獨與湯文正暱。文正弟子郭琇，即劾明去位者，沆瀣相通，知文簡固不以此墮節也。

徐元夢不附索明

明珠執政，好輕財厚施，以招徠新進及海內知名士。時滿洲文定公徐元夢方以庶常數被召見，講經論議，以不附索額圖，散館改部屬。明每與索以權勢相傾，用此尤欲致徐。徐為童子，試京兆，與明子成德名相次，又同榜，選庶吉士，屢招皆不就。

徐旋改官於部，時因公見明，明必贊之於廣眾中。及改中允，遷侍講，聖祖偶詢徐之為人，明以誠實對。選講官，列薦名，先於學士，徐終不一至其門。旋奉命為皇子師，明復使所親謂徐曰：「此非福也，惟歸誠於執政，或少安。」徐不答。

一日，上御瀛臺，教諸皇子射。徐不能挽強，上怒，以嚴辭詰責。徐奏辨，上震怒，命扑責，被重傷，命籍其父母，皆發黑龍江安置。然上意終憐之，其夜，命醫二人治其瘡，翌日復召詣皇子書堂。時大雨，裹瘡至宮門，跪泥中，見御前侍衛，號泣求轉奏，謂：「奉職無狀，罪應死。臣父廉謹，當官數□年，籍產不及五金，望明主察之。且臣父母皆老病，臣年正壯，乞代父謫戍，尚能勝甲兵，盡命力。」眾皆掩耳走。有關保者，最後至，斥徐而入，盡以所言奏上，立赦之。父母則已檻車就道矣，及諸途，觀者夾路皆感泣。遂復徐官，仍侍皇子。後復以德格勒私刪起居注，下徐於獄，幾死，然久之亦察其忠誠，復自司員擢用至正卿。比

世宗登極，倚任益專，嘗賜詩，稱為「同學舊翰林」。論者謂康熙一朝，不附明珠、索額圖者，漢臣惟湯潛庵、魏環溪、郭華野，旗人則顧八代、德格勒與徐三人而已。

阿什坦不見鼈拜

康熙初，給事中阿什坦既退閒家居，時鼈拜專政，欲令一見，終不往。嗣以薦起，聖祖嘗召入便殿，問節用愛人，對曰：「節用莫要於寡欲，愛人莫先於用賢。」聖祖顧左右曰：「此我朝大儒也。」

文與也辭薦

長洲文與也，名君點。康熙時，薄游京師，有貴人欲以國子博士薦，力辭之，遂引去。嘗舍蓮涇慧慶寺，湯文正公撫蘇，屏騎訪之，問為政之要，文曰：「愛民先務，在去其害。如虎邱采茶，府縣吏絡繹徵辦，積弊有年，公能除之，即善政矣。」湯乃伐其樹，且語之曰：「聞先生存田三畝，何以給饘粥？」文對曰：「貧者，士之幸也。」湯稱善。

邵青門束書歸江南

武進邵長衡，字子湘，自號青門山人。束髮能詩，弱冠，以古文雄一時，既又潛心經學。某年，橐所著書，游京師，名動公卿，親交強之入太學，已隨牒試吏部矣，長洲宋文恪公方為冢宰，得其文，驚曰：「今之歸震川也。」拔第一，例授州同知。時滇、黔猶開入賞例，立得選，親交欲為之地，笑不應。乃提筆研，再就京兆試，再報罷，笑曰：「吾大誤，吾今已為五□青裙媪，乃猶從少年為倚門妝耶？草堂松菊，遲吾久矣。」遽束書歸江南。

周六雲不為都講

遂安周上治，字六雲，貌清而脩，長指爪，眼開合有紅光。好讀書，所與游者多一時名士，而於徐蘋村少宗伯尤投分。蓋六雲嘗受知於谷霖蒼學使，兩試皆第一，時蘋村實襄校試卷也。及蘋村官禁近，六雲方以年資貢太學，蘋村大喜，為言於祭酒，欲延之為都講。而六雲投策禮曹，則已單僕孱驢，出春明門矣。蘋村歎曰：「真可謂望塵不及也。」

顧文端不附執政

文端公顧八代精韜略，善射，以擺牙喇從征雲南，先後參鎮南將軍襄壯公莽依圖、平南大將軍襄毅公賴塔軍，比有功。洊長禮部，列內臣班。文端雖以武功起，在家好治經義，矻矻如諸生。居母喪，三日不食，三年不入內。立朝持大節，不附執政索額圖，為所抑。居要津數□年，致仕卒，無以為殮。世宗在藩邸，遣王府官治其喪，乃克成禮。

蘇瑞一拒顯者

蘇瑞一家居時，有顯者欲求其文，至其所居之聚賢坊，不能昇八轎，乃徒步入門，竟拒不納。

王白田不通竿牘

王白田編輯《朱子年譜》，去取精審，於年月先後尤斷斷，少壯精力專注一書，世稱為紫陽功臣，不誣也。性介澹，嘗謂友人曰：「老屋三間，破書萬卷，平生志願於斯足矣。」後雖以薦起，特授編修，既入官華要，而無日不以山林為志。及丁母憂，世宗賜內府白金衣喪葬，踰年入都謝恩，遂以老病辭，時年僅五□餘耳。歸田後，杜門著書，當路貴人皆前時禁廷宿侶，未嘗以竿牘及之，即故人天上，偶落雙魚，亦未嘗以寸牋答覆也。白田，名懋竑，實應人。

杜旭初避俗客

杜曙，字旭初，杞縣人，鄉飲大賓。善畫水墨花草，灑落自適，有徐渭風，名聞梁宋間。兼長山水，偶寫白衣大士，亦雅秀。性孤高獨僻，善飲，醉後落墨不肯休，遇俗客則趨避，掩面臥，一顧不可得，客恆索然去。

汪惟憲充貢不出

錢塘汪惟憲，字積山，性好靜，其知交有欲使之為州縣者，拍其肩曰：「可，且少住耳。」雍正己酉，例選士，貢國學，惟憲以疾未赴。學使大怒，遣學官押之入試，竟以充貢，且謂之曰：「子若務為名高，不隨牒上計，我將以箠報子矣。」惟憲謝不敢，然竟以病不出。

謝濟世母不欲子為藍衫屈

金州謝觀察濟世，雍正朝之諫垣直臣也。年□八，應學使者試，學使跌而坐於堂，命踞而呈卷，謝不從，逐之出。請罪於其母，母笑曰：「兒何罪！今日為一領藍衫屈，它日仕宦，窺狗竇，為門生義兒，皆此忍辱求榮一念誤之也。汝能是，吾無憂矣。」

謝濟世謂自有我在

謝濟世既以直聲震天下，慎郡王聞其名，思一見，平郡王為道意，謝曰：「曳裾王門，非義也。」值朝會，廷臣咸集，平指之曰：「此謝侍御也。」乃前握手，如平生歡。及在阿爾泰軍前效力時，為欽拜草疏。乾隆丁巳春，平入覲，高宗首贊欽疏曰：「欽拜有古大臣風。」平以實對，上顧左右曰：「果不出朕所料也。」平嘗遣嗣王從學，會得獵犬二，擬進奉，謝曰：「進犬非王事，孰與進賢？」平頷之。

其初至軍前也，姚中允三辰、陳御史學海亦以謫戍至，偕謁將軍，問儀節，或告曰：「三叩首。」姚、陳悽然，謝怡然曰：「此戍卒見將軍，非我見將軍也。」及見，將軍免禮，賜坐賜茶。出，姚、陳怡然，謝夷然曰：「此將軍待廢官，非將軍待我也。」曰：「然則子為誰？」曰：「我自我在。」

周欽萊畏軒冕

周欽萊絕嗜慾，好讀書，咿哦行途中，至得意時，人呼之不應。慕鹿門、峴山之勝，裹糧攜筇，歷荊襄，溯沔漢，足跡萬山中，盡探其奧。寡交游，尤畏軒冕，有造之者，匿身帳中，若恐其攫之而出也。

丁敬身兀傲自負

錢塘丁敬身處士敬，輻伏荒江，兀傲自負。博物工詩，尤專研金石之學。制府方恪敏公觀承愛其鐵筆，媚之者欲得其一二，方通意指，而惡聲殷牆屋，驚而逸去。

江苑卿春，世所稱鶴亭主人者，雖起家禹莢，而頗嗜風雅。慕處士詩，將之武林，以幣贄，謝勿與通。江亦畏其鋒，瑟縮不敢進。雍、乾之間，杭人金冬心、厲樊榭、張畏廬、奚鐵生輩，咸以孤峭奧博著稱，而處士尤高絕也。

陳昆玉落落

海寧陳昆玉，名璘，以屢試弗售，棄諸生。性耿介，不隨俗媿阿。時其族方盛，內而居揆席官侍從，外而乘朱軒任牧伯者，不知凡幾，昆玉未嘗一至其門，以故終落落無所遇。

梁文莊門庭闐然

梁文莊公詩正官京朝日，自奉畜於貧士，貲郎熱官不敢因緣造請。每下直，雙扉晝掩，門庭闐然，署所居為「味初齋」，示不忘舊也。

全謝山以詩辭官

全謝山，名祖望，以翰林改外，宦情頓淡。李穆堂侍郎紱勸其就銓，乃呈詩曰：「生平坐笑陶彭澤，豈有牽絲百里才。秫未成醪身已去，先幾何待督郵來。」後高宗南巡，梁文莊將薦之，亦以詩代柬辭謝，有「故人代我關情處，莫學瓊山強定山」之句。

姚梧軒不私造邑廨

黃陂姚梧軒孝廉之琅之居鄉也，其所受知者，適為令於其邑，不一私造，令召之，輒託故謝。及令去官候代，則日踵其寓，雖大風雨必往。

王存素不欲入畫苑

沈文愨公德潛為詞林尊宿，且精賞鑑，尤愛王存素詩畫，招至吳門，一時名公鉅卿爭欲得存素畫，存素不受迫促也。京華故交有欲薦入畫苑者，遺書敦勸，笑曰：「余自知才不足用世，故寄意丹青，奈何借胸中邱壑為終南捷徑邪？」存素，名儵，鎮洋人。

朱東臣不為貴介作畫

休寧朱東臣，名棟，僑居蘇州之楓橋，善畫山水人物，尤工荷花，得朱巨山祕傳。性耿介，頗嗜酒，嘗有貴介索其畫，東臣睨之而言曰：「若殆以我為賈豎耶？」揮之去。有載酒至者，則罄其胸臆，奮筆為之，輒淋漓滿幅。

姚姬傳卻特薦

姚姬傳，名鼎，方在京纂修祕書時，于文襄公敏中雅重之，欲令出其門，竟不往。書竣，當議遷官，劉文正公統勳以御史薦，已記名矣，未授而劉薨，遂決計去。既退歸，以教讀為生。梁階平相國屬所親傳語曰：「姚君若出，吾當特薦，可得殊擢。」婉謝之。南康謝方伯啟昆見之，退而歎曰：「姚先生如醴泉芝草，使人塵俗都盡。」青浦王侍郎昶嘗集海內詩，至姚，曰：「姬傳藹然孝弟，踐履醇篤，有儒者氣象。」

毛叔成不干謁顯者

錢塘毛叔成，名應鑄，性耿介，親交有顯者，絕不干請。間通禮意，必將以恭，曰：「傲，凶德也，我其敢以貧賤驕人，而狎士大夫之喜怒乎？」

沈冠雲授官不就

吳江沈彤，字冠雲，乾隆朝宏博科徵士之表表者也。少醇篤，精研六經，尤善禮學，以與修《三禮》、《一統志》，書成授官，不就，歸。顧貧甚，無灶，以行灶炊爨。嘗絕糧，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，寒齋絮衣，纂述不倦。

吳改堂耿介

吳江吳改堂徵君變性耿介，家貧，嘗作諸侯賓客，倦游歸，棲於蘇州紫陽書院。所居老屋一間，擁破書數百卷，夕陽映樹，四壁無聲，啞唔不輟也。每遇試，與新進爭頭角，如少年時。遇達官名士，則以前輩自居，據上座，兩目闔如線，抗顏講論古今不稍遜。然卒以諸生終，晚益困。有令吳江者，改堂館京師時舊徒也，之任，即謁改堂，不得面，乃屏驕從，往步上謁，始得面。既見，欲有言，改堂正色戒之曰：「若令於斯，但能廉潔愛民，於我有光矣，他勿言。」令唯唯，不得一言而退。及寢疾久，忽自言曰：「吾一生所讀書，不能無疑，今乃得無疑，死無恨，但惜無受吾學者。」言罷而卒，年七□六。

雷翠亭不欲自媒

寧化雷翠亭副憲鉉嘗隨計入都，寓蔡文勤公世遠邸，高安朱文端公軾方居比鄰，文勤語雷曰：「高安素知子，子可一見。」雷以陸清獻不見魏敏果為比。後文端禮先焉，乃往見。又一日，孫文定公嘉淦過文勤，文勤語雷曰：「孫公實為子來，當一往以答其意。」曰：「不敢也。將有保舉，恐近自媒。」文定終薦之，補國子監學正。

王宜秋不干人

鎮洋王諧，字宜秋，有清操。家貧甚，不干人。嘗以藝應人請，然稍不合，輒拂衣去。一宦家嘗緘白金餽之，請書其堂匾，艱然叱使者曰：「而主視我為何等人耶！」遂不復往。

年王臣未嘗有干謁

年瘦生，名王臣，家本勳舊，不樂華靡，僦居邗上。時忍飢僵臥，未嘗有所干謁，其作畫，亦惟二三知己互相切磋，尤不可以貨取。生平雅慕倪雲林，畫山水，落筆輒似之，亦不畫人。且能詩，嘗寫枯木竹石贈黃煦堂，題一絕於上云：「幾度行吟問水濱，西風回首總無因。年來筆墨皆拘束，只寫溪山爛畫人。」

蔡于麓不見試官

乾隆癸巳，高宗詔開四庫全書館，四方知名之士咸集焉。人多勸蔡于麓入都謀一官，蔡曰：「寒家自曾大父以來，大父兄弟多起家諸生明經，雖擁節旄，仕州縣，竟未一第。僕若假他途以進，非祖父志，不屑也。」比屢薦未售，試官有物色之而欲為之地者，卒謝之，不一見。

朱笥河為狷者

大興朱笥河學士筠，嘗主劉文正公統勳家，文正大拜後，不復通刺往候。一日，文正遇朱於朝，戲之曰：「忘我邪？」朱正色曰：「非公事，不敢過丞相門。」文正應聲而言曰：「狷者，狷者！」

朱笥河不和同

朱笥河視學安徽時，已官學士，以事降編修，在四庫全書處行走。比歸，總辦《日下舊聞》纂修事。是時，掌院金壇于敏中為總裁，並直軍機，凡書館稿本，披覈辨析，苦往復之煩，意欲學士就見面質，而學士執翰林故事，總裁、纂修相見於館所，無往見禮，訖不往。愛之者強曳之至西園相見，學士持論侃侃，不稍下。于間為上言朱筠辦書頗遲，高宗不之罪，曰：「命蔣錫綯趣之。」後學士弟文正公珪自山西歸，復入翰林，從容為兄言，宜稍和同，學士曰：「子亦為是言耶？」文正媿服。

陳在軒不求人憐

陳璿，字在軒，益陽諸生。家貧力學，飭廉隅，不苟阿於世，嘗自署其門曰：「頗堪自問，不求人憐。」與鄉先達蔡璿善，璿教授衡州，為之薦於衡陽縣署，為館師。主人禮稍疏，即謝去。璿歸，益陽邑令聞璿賢且貧，欲璿介之見，璿語璿，璿曰：「吾修身潔行數□年，豈以貧故見邑宰乎！」卒不見。

胡稚威自謂不可招

胡天游，字稚威，少好奇任氣，有異才。當《一統志》成時，鄂文端公爾泰、張文和公廷玉咸屬表於齊次風侍郎召南，齊倩天游為之。郭、張見之驚歎，欲招之入都，齊曰：「稚威奇才，豈可招乎！」及舉經明行修科，為忌者所中而罷。嘗與田山薑有舊，往依之於蒲州，數載而卒。

吳西林不應試

吳穎芳，字西林，居仁和之臨江鄉，故自號臨江鄉人。其稱於釋氏，則曰樹虛。少而端重沈默，寡言笑，年□五而孤。一赴童子試，為隸所訶，曰：「是求榮而先辱也。」自是不復應試。

劉文定閉門杜客

劉文定公綸在朝時，每下直，即閉門卻軌，兀坐書室，無所往還。

錢魯斯不強求進

僕射山樵，姓錢氏，名伯炯，字魯斯，陽湖人，國子監生，以善書名，天下稱曰魯斯先生。體貌魁梧，瞻視不群。乾隆癸巳，至京師，時方開四庫全書館，天下寒峻競奔走，求試謄錄，期滿得以丞簿進身。其族父文敏公維城欲為之地，辭之。一試不入格，遂去，不強求進也。

褚廷璋膝不為和坤屈

褚筠心廷璋，長洲人，為沈文愨公弟子。少時與趙文哲、曹仁虎結社，號「吳門七子」。詩宗盛唐，無宋、元卑靡之習。嘗修《西域同文志》，習新疆古蹟，所作《西域詠古》諸詩，蒼涼合格。性鯁直，和坤秉權，褚傲不為禮。和銜之，中以考事，改官部曹，遂終身不謁銓選，曰：「此膝不為權臣屈也。」

黃仲則拒權貴

乾隆乙未，高宗東巡，武進黃仲則文學景仁被召試，列二等，在武英殿為書簽官。是年入都，都中士大夫如翁學士方綱、紀文

達公昉、溫舍人汝适、潘舍人有為、李主事威、馮庶常敏昌皆奇仲則，仲則亦願與定交。比權貴招之，拒不往也。

錢湘齡卻和坤招

錢榮，字湘齡，少嗜學，年二□八始補長洲庠生，縣府院試均第一，有小三元之目。六試鄉闈，至乾隆庚子始舉第一。明年，辛丑會試，聯捷會狀，座主贈詩，有「千古以來第七人」之句。時和坤方柄用，欲招致之，決意不往。及和敗，一歲間擢內閣學士，卒於雲南學政之任。

阿文成不與和坤通

阿文成公桂與和坤同充軍機大臣者□餘年，除召見議政外，毫不與通，立御階側，必去和□數武，愕然獨立。和就與言事，亦漫然應之，終不移故處。

金方雪不阿和坤

和坤當權時，吏部司員金方雪有能吏稱，甚賞之，而金不甚通謁。一日，和笑語金曰：「京察已記名，不日可外任，當以蘇松大道處君，亦如意否？」金曰：「原籍在五百里內，例應迴避。」和笑曰：「君太迂，此細事，何足介懷！」蓋金為杭人，故云然。金終不自安。至省，即以告督撫，奏入，與江寧鹽法道對調，和大恚。未二載，值高郵冒賑案發，已訊結，和忽奏曰：「歷任藩司失察，亦應議處。」上頷之。蓋金曾兩署寧藩也，遂由是鑄職去。和記憶力甚強，故巧中之。

陳小官不附和坤

陳小官，冀州人，佚其名字，其鄉人以其為七品小京官也，僉以陳小官稱之。小官當乾隆時，頗有清望。居第與和坤為鄰，時坤勢正盛，雅重小官名，思致之門下而未得。結鄰既久，兩家僕婦時攜兒同處嬉敖，情誼漸洽。一日，坤僕引陳兒至府，坤見而詰之，僕以陳家對。坤引至前，問以飲食冷暖諸瑣事。時兒方數歲，黠甚，隨問隨答，捷如響，坤大愛悅，使僕婦示意小官家人，肯納子為義兒者，顯達可立致。家人意動，白小官，小官詭詞謝之。然坤終不釋，時致果餌玩物，託言贈兒，以通殷勤。小官曰：「此比鄰之誼，不可卻也。」受之。逾一二日，輒酬以倍禮，自是數年無間言。然小官深憂遠計，自守甚堅，雖時相饋遺，而足未嘗一涉其門，始終亦未通一柬。及坤敗，或竊竊然議之，然以無毫髮證，得不株連。事後，小官語人曰：「曩時拒之則速禍，近之則同罪。徒以擇鄰不慎，致數年不得安枕，今而後吾知免矣。」

孫淵如不謁和坤

陽湖孫淵如，名星衍，乾隆丁未科以一甲進士授編修。散館時，《厲志賦》用《史記》「匍匐如畏」語，和坤指為別字，抑置二等。蓋坤方當國，朝官多趨走其門，孫獨不往謁，坤銜之，故有是舉。顧舊例，鼎甲散部，可奏請留館，即改官，亦可得員外郎。時坤掌院事，欲孫面謁，卒不往，毅然曰：「天子命，何官不可為！某男子，不受人惠也。」卒以主事分刑部，出為充沂曹濟道，權臬事，告歸。

吳穀人卻和坤招

吳穀人，名錫麒，乾隆末，嘗館阿文成公宅，授那繹堂尚書彥成讀。師範嚴肅，杜絕權要，故徜徉詞苑二□餘年，始至祭酒。嘗曰：「得為國子宗師，吾願足矣。」即日請假歸。世傳阮文達公元進身由和坤，吳時有以教之。和貴盛時，慕吳名，欲招致門下，卒謝不往。

白鎔不為和坤屈

乾隆辛亥，通州白尚書鎔以春闈下第，待考教習在都。方赴試，途遇秀水汪宮詹潤之，且行且語，至則門已扃矣。方徙倚間，突有多騎擁華輿自內出者，則大學士和坤也。問兩少年奚為，具以對，復詢名貫，笑曰：「來何晏也？吾當為若計。」即頤指其奴，有所語，語畢，行矣，而門忽啟，白、汪乃得入。榜發，白哀然首列，汪殿焉。和雅重白，而白未往謁，欲招致之，竟不為屈。

長麟不媚和坤

乾隆末，長麟嘗撫山西，以陞見入都。時和坤覬覦上公爵，市人董二誣告山東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，坤見長，與握手宮門之柳下，囑託再三曰：「無論真偽，務坐為逆黨，吾與公皆得上賞矣。」長至晉，訪之，無實據，某實董之仇家，故欲傾陷之也。慨然曰：「吾髮垂白，奈何滅人九族以媚權相！」因坐董二以誣告，大忤坤意。後因閩事牽連，謫戍西域。仁宗親政，起用之，歷任閩、陝諸督，以母老，入都參知政事，又以目眚致仕，久之卒。

湯文端不謝和坤

蕭山湯文端公金釗未第時，其封翁設酒肆於市，除夕，市闌矣，惟一叟獨留。翁促之曰：「歲除，人各有事，可歸矣。」叟唏噓曰：「垂死之人，何歸為！」翁訝曰：「叟何出此言也？」叟曰：「余半生止一愛女，昨歲被奸人誘拐，近始知其都在和之妾，欲往見之，而道途遙遠，徒手不能行，行死溝壑耳。」翁曰：「附糧艘入，僅□餘金可矣，我當代謀之。」叟拜謝而去。明年，叟至，翁出金與之。及至都，見女，知為和之專房。既相見，女問父何能來，叟告以故。是歲為乾隆某科鄉試，文端方應舉，和疏其名，以授浙主司，遂領解。明年，入都應禮部試，謁座主，語之曰：「子之得解，和相力也，宜急往謝。」文端愕然。返寓，即託病，匆匆南歸。

和敗，文端始赴會試，成進士。及入史館，朝貴爭羅致之，謝不往，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珪游，請業督過，如古聖賢，相為師友。大庾戴文端公衢亨延館其家，雖居門下後進，諸國老大人皆嚴憚之。

馮秋鶴不交當道

嘉興馮治，號秋鶴，為巡撫鈐之子。嘗隨任署中，未嘗私接賓客。家居，得父書，必正立恭讀，若親承教語者。偶有訓飭，雖嚴冬，汗輒霑衣。父罷歸，事之，得其歡心。及卒，奉生祖母曾太夫人、母莊夫人，受敬備至。有勸之仕者，輒辭以親老，杜門自守，不交當道，郡守伊某欲見之不得。伊遷官赴滇，馮讀其留別詩，乃送之舟次。伊喜曰：「吾乃今日得見澹臺滅明也。」

張翰宣自惟不能仕

張士元，字翰宣，震澤人。乾隆戊申舉鄉試，七試於禮部，無所遇。老而需次，當為教諭，以耳聾，不肯就，或勸之，謝曰：「國家設學校，使師若弟子相從講學，豈漫以廩祿振貧士哉！吾自惟不能仕也，苟利焉而往，不可。」翰宣亦時時館於外，義不合，即去。嘗與其友書曰：「吾其壽歟，夭歟，抑餓而死歟？吾妻孥得保聚歟，終漂泊歟？皆命也。命不可知，則聽之可也。蓋至死生不足變於己，而目前之得失固已經矣。此吾之所自得者，雖俛得俛失，終愈於無所得也。」

單德昭棄舉業

常熟單德昭德棻，乾隆時人。年□三四時，曾一應縣試，見儕輩雜處堂下，縣吏抱牘呼名序進，便卻走疾出，自此割棄舉業不再試。

胡芋莊棄帖括

毘陵胡芋莊香吳見金陵應試者披襟跣足，及隸卒搜檢狀，曰：「士不可賤，奈先自賤何！」遂棄帖括不赴試。

奚鐵生不就試

奚岡，號鐵生，又號蒙泉外史，行九，人呼奚九，錢塘人。九歲作隸書，及長，工行書草篆，兼善詩詞，而尤以畫名。方應童子試，高宗南巡浙江，行在堊白壁，需畫，或以奚言。杭州府知府王瑞使人繫之至，呵之曰：「速畫壁。」岡笑曰：「焉有屬畫而繫至者乎！」居壁下三日，不畫，曰：「頭可斷，畫不可得。」繫者曰：「爾非童生，乃鐵生也。」童與銅音同，故戲云。後或為之解，及釋歸，因自號鐵生。自是遂不就試，惟以畫自給。

奚鐵生不謝過於貴官

奚鐵生性介僻，所作書畫，必其人之可與者乃與之。錢塘有貴官慕其名，延請數四，不得已而徑至，則貴官猶高臥未起，奚已心鄙之。及見，命僕持絹素出，索畫，且剋期。奚大怒，謾罵之。貴官亦怒，愬於令。令語奚，宜稍貶，往謝過，奚堅不肯。令亦素聞奚名，曰：「吾豈以貴人故辱高士哉！」釋之。

奚鐵生卻徵

奚鐵生少即見賞於杭堇浦、吳西林、方雪瓢諸人，四□後，名益重，性豪邁不羈，與人交，披露肝膽，周人之急，傾囊倒篋無所吝，久而相忘，不責償也。豪於飲，往往酣嬉淋漓，酒氣從襟間出。同席皆倦，猶左右叫喚不休，或稍避之，則大怒。座有俗客，醉後輒白眼睨之，繼以嫚罵。生平以友朋為性命，然非其人不與之接，大吏或屏驕從訪之，拒不納。汪志伊為方伯時，欲以孝廉方正徵，不就。阮文達公元、秦小峴侍郎瀛爭欲識其面，多方致之，終不可得。晚年疊遭家難，旬日中喪其同母弟鑾，又喪其三子濂、澧、沖，與女子子而四。無何，家燬於火。遷居後，又遭母喪。既除服，於嘉慶癸亥□月卒，年五□有八，所著有《冬花庵燼餘稿》。

桐城姚婦不義其夫之食

桐城姚氏婦，不義其夫之食而弗食也，食豆漿一盂，僅不死。一日，攜其子之母家，不復歸。

翁春不見貴人

大學士諸城劉文清公墉嘗以侍郎視學江蘇，行縣，聞華亭翁春名，欲見之。春不可，乃手書為卷以贈之。青浦王侍郎昶中歲假歸，亦禮先於春，春不率謁也。春，字曙鳩。

毛大瀛恥以苞苴進

嘉慶丙辰，寶山毛大瀛從蜀督勒保平達州教匪，擒其酋，例得敘官。時和坤當國，凡敘官者必焚索，大瀛恥以苞苴進，遂弗敘。及坤敗，始以達州功，得官簡州知州。

黃鉞拒和坤

黃鉞為諸生，即有名，高宗南巡，獻賦行在，列二等。和坤思羅致之，不應。乾隆庚戌，成進士。未朝考殿試，和即使人招之，餽以鼎甲，笑不答，坤恨甚，遂失館選，其試卷實前□本也。官主事，不久假歸，有句云：「馳驅九陌逐下風，不肯輕投一人刺。」嘉慶己未，坤賜死，仁宗召黃入都，諭曰：「朕在藩邸，即聞汝名。」乃以主事授贊善，使直南齋，洊歷戶部尚書、軍機大臣。賜壽，謝摺有云：「夕陽無限，敢云已近黃昏；湛露方濃，竊喜長依化雨。」一時傳遍大江南北。以日微眚，故自號井西盲左。

鄧顯昌辭舉優行

鄧顯昌，字子振，學行為世所重。某歲，新化教諭張家渠欲舉其優行，鄧聞之，陳書固辭。張得書，知不可強，遂不舉，亦不更舉它人。時學使為秀水汪世樽，試畢，謂張曰：「它庠皆舉薦優行，君獨不能得人耶？」張以鄧辭舉事告，汪嗟歎久之。又三年，張卒舉之於學使岳鎮南，鄧不知也。

鄧石如不謁翁覃谿

鄧石如，號完白山人，工書，著名於世。初入都時，都中作篆分者，咸以翁覃谿閣學方綱為宗師，石如獨不謁，遂蒙詆謫。歸南中，則陽湖錢魯斯、嘉定錢獻之同負世譽，未免以私意相凌，石如亦不與校也。

鄧石如索鶴於某太守

鄧石如長身脩髯，遇人落落，無款曲。常居集賢關，得一鶴，畜諸僧院中。某太守見而愛之，攜以去，石如大恚，立致書索之，卒得還。其書辭絕戛戛，某太守不以為忤。石如有詩云：「草漫衙門春復秋，年華如水稱東流。朝朝兩件閒功課，放鶴晴空理釣舟。邱壑閒身古畫圖，青松留客足清娛。向平志願何年遂，老矣須眉七尺軀。」即居集賢關時作也。卒時，年六□有三，為嘉慶乙丑，鶴哀鳴數日，亦化去。

周保緒不謁戴文端

荊谿周濟，字保緒，所著《晉略》六□六篇，大體不失為精當，其風骨尤有不可及者。嘉慶戊辰成進士，在都有盛名。時大庾戴文端公衢享方筮樞密，時贊美之，周不往謁。一日，猝相遇，備述傾慕之意，語之曰：「子必得大魁，廷試對策，幸無過激。」周對曰：「此乃士子進身之始，敢欺君乎？」文端失色，曰：「謹受教。」遂不得上第，以知縣歸班，改教。後數年，選准安府學教授，與知府論事不合，投劾歸，游四方。既而客漢上，旋依曲阿周制軍天爵以老，制軍為刊其《晉略》以行世。

陳繼昌卻穆彰阿招

嘉慶庚辰，廣西陳繼昌以解元聯得會狀。時穆彰阿當國，欲羅致門下，遣人招之，陳不往，遂外補，終江蘇布政司。

莫若謙不為勢脅利誘

善化莫我愚，字若謙，性聰穎，於真行草書、指頭書、箸頭書，皆不學而能。善畫山水，有興到筆隨之致，尤善寫照，每一點染，或白描，莫不畢肖。然不苟作，有以縑素請者，心所弗善，雖以勢脅，以利誘，弗得也。每風日清佳，忻然縱筆，作種種書畫示同好，即為人所攫，亦一笑置之。間以持贈，必視其人，獲之者恆珍若拱璧。

溫靖介不應試

溫靖介，名賢書，好學善屬文。年三□，始補博士弟子員。踰年，賓興，偕其曹偶出就試，至闈門，士眾蟻午相推排，或僵仆，衣被及筐中具狼藉滿地，眾蹂踐其肩背行，且譁於門。靖介見之，歎曰：「國家以科目招人，曰為國求賢也，曰明經取士也，若此者亦足當賢士選耶？」亟命僕僕被返。

李季眉不樂仕進

湘陰李星漁，字季眉，性恬曠，不樂仕進。其兄文恭公星沅嘗官總督，從子輩亦皆顯達。而季眉少補諸生，兄貴即不應試。乃於宅旁構園，雜蒔花木，嘯傲其中，時或賦詩，與二三貧士酬倡，達官貴人皆不知文恭有能詩之同懷弟也。

彭甘亭未嘗有所私請

鎮洋彭兆蓀，字甘亭，少隨父官山西，即神雋有聲。出應鄉試，諸公卿爭欲羅致。嘉慶丁卯，所知者主江南試，尤欲得彭。彭聞之，遂不復應。其集中有貽友人書，即指此也。父兄沒後，家貧甚，債集其門，議斥產以償。人曰：「得彭君一言，毋問舊事。」彭獨破產盡償所負，而自鞠幼弟，隻身客游以為養。諸大吏多資其才，傾身內交，彭未嘗有所私請，於義所不可，疑如也。胡侍郎克家為江蘇布政使時，江督以國用不足議加賦，彭力贊侍郎白大吏，寢其事。曾侍郎燠轉運兩淮，尤重彭。間一至邗上，詩文外無他語。兩侍郎平居議論頗不合，於彭皆無間言。道光紀元，例舉孝廉方正，太倉牧以彭名應詔，力辭。未幾，赴修文之召矣。

楊譜香好與朔風鬪

道光時，錢塘有楊尚觀號譜香者，習申韓家言，酷好飲，醉輒忤俗，以此貧甚，然意興自如，不鬱於境。壬辰冬，海鹽黃燮清游杭，一日，值大雪，譜香邀黃泛西湖，鑿冰行舟，泊荒亭敗柳間。譜香衣薄寒慄，肌寸寸粟，猶流連不去，填《如此江山》詞一闋。是夕，下榻黃館舍，作竟夕談。黃諗其寒甚，衣以敝裘，笑而辭曰：「我鍊此傲骨，好與朔風鬪也。」

曹文正守舊例

舊例，軍機大臣與人覲督撫不私覲，不留飲，惟於朝房公眾地延接數次，以其為人所共知共見之地也。曹文正在樞密時，守此例獨嚴。

陸二自願餓死

咸豐庚申秋，粵寇陷常熟，寇出資覓丐為傭，爭應之，丐陸二則冒之為賊，曰：「是不可與有為。」官兵至，亦將有所役，許以重酬，亦不顧。人問之曰：「汝何強項乃爾？」陸厲聲曰：「吾寧餓死耳。」

朱丫頭甘饑寒

朱丫頭，婁縣農家子也。家赤貧，又鬻無所依，日行乞於市。咸豐辛酉，粵寇自嘉善趨楓涇，遇之，劫與俱去。朱曰：「我，丐也，既無錢自贖，又無藝可供用，何劫我為？」寇曰：「汝既丐，饑寒之困甚矣，從我去，不憂不富貴。」朱怒曰：「我惟甘饑寒，故丐耳。否則為竊為盜，胡不可！我不為竊為盜，乃從爾作賊乎？」抗聲大罵，遂見害。

徐舍人卻蔣果敏之招

粵寇蹂躪東南，兩陷杭州。同治甲子二月，蔣果敏公益澧得法總兵德克碑洋槍隊之助，自富陽進兵。會左文襄公宗棠奉撫浙之命，統率楚軍，至自嚴州，大舉督戰，遂克之。時郡縣亦先後收復。亂既平，設賑撫局，辦理善後事宜，錢塘徐印香舍人恩綬與丁松生大令丙諸人從事其間，事無不舉。果敏嘉其才，屢稱賞之，然非公事不往謁也。果敏由浙藩擢撫粵東，欲挈以俱，徐不可，語所親曰：「某當為桑梓盡義務，不敢為一己謀富貴也。」

張春圃不羨齷齪富貴

琴工張春圃，躉直而朴野，以彈琴為都中士大夫所賞。光緒辛巳、壬午間，孝欽后病，將有以自遣，欲學琴，召入寢殿，授琴焉。張與蘭約，面孝欽不能踞，必坐彈始成聲，皆許之，故與孝欽異室而坐。設琴七八具，金徽玉軫，窮極富麗，取以彈，皆不中節。孝欽乃使以御用者令彈之，張落指，覺聲甚清越，贊曰：「好，好！」方闕，忽有若乳母者數人，攜一可□齡之童來，衣華美，睹琴而笑，撥其徽，抽其軫，張止之，曰：「此老佛爺物。」童瞪目視，旁婦怒以目，遂不言。自是張出宮後，更宜召則不入矣。

張入宮時，聞受孝欽指，語之曰：「好自為之，異日可得一官，供職於內府，不患不富貴也。」然張竟絕跡不再往。或問之，則曰：「吾不希冀此齷齪富貴也。」

張亦嘗應肅王隆勳之招，受月俸，彈琴於其邸，恆晨往而夕返。一日，王以雨止其勿歸，張出言有所忤，因逐之，怡然也。張有女兒，亦善琴，以孀居，就養於張。

朱棣垞學行高岸

浙人朱棣垞，名啟連，籍於粵，學行高岸。張文襄公之洞督粵時，禮賢下士，首延其入幕，而數日不出晤，朱憤然貽書責之，即襪被而出。

崔朝慶不欲師張蔭桓

崔聘臣，名朝慶，靜海人，精疇人家言。光緒時，嘗於京師大學堂、南京高等學堂教授算學，負時名。時溥玉岑侍郎良以江蘇學政任滿回朝，特疏保薦。故事，學政薦舉人才，仍許入京考試。崔至都，總署命題試之。閱卷者為席淦，席謂崔造詣精深，時張樵野侍郎蔭桓方為總署堂官，雅重崔名，遣人示意，欲羅而致之門下。崔大笑曰：「何物僉荒，乃欲我師事之耶！」張怒，遂黜之。

黃慎之不受外人之官

光緒庚子，八國聯軍入都，美兵官聞黃慎之名，欲任以官。黃不可，力籌擁護主權之策，遂倡議以紳董名義劃界分設公所，籌濟民食，保護閭閻，措置裕如，遠近風效。時奸吏劣紳爭媚敵，德軍以其公使被害，聲言復讎，迫令戶懸德旗。而順治門大街以西黃主之，無一豎降幟者，凡所誅求，悉拒之。黃，名思永，江寧人。

黃慎之不冀起用

黃慎之早呈吏議，及設商部，慶王謀起用之，屬其子中慧致殷勤者再。黃謝曰：「吾老矣，不能屈膝也。」其他王公之先施者，見亦長揖而已。

吳吉人不仰豎子鼻息

吳吉人總戎杰，守甬東招寶山礮臺久，以臺官遞遷至定海鎮總兵，歷任疆吏咸禮重之。其在臺也，築塞增械，皇皇然如不可終日者，嘗語同僚曰：「孰謂吾國不能戰？以吾所知，招寶山之礮臺即一健者。」蓋亦勇於自信也。

宣統初，朝廷方謀興海軍，貝勒載洵至浙勘軍港，其時將擬經營象山港也。吳起家學生，於浙形勢瞭若指掌，乃屬幕賓草海軍□二策，繪圖貼託，周密明瞭，將獻之於載洵，乞轉奏。挾策往，而三往三拒，大詫，語閩者曰：「余以公事來，非有所干也，何不達？」閩者笑曰：「若海上老兵，何尚不知門包例耶？速以二百金來，當俾若望見顏色也。」吳憤然而言曰：「老夫報國數□年，今白鬚盈尺矣，不欲仰豎子鼻息也。」趣左右回馬。歸而嘔血，未幾，竟不起。

李吉瑞不與女伶配戲

李吉瑞為武生中之卓有聲譽者，性耿介。演劇於津門，不與女伶配戲。女伶勾引之，不為動。嘗衣大布之衣，遨遊廛市間，不與惡少遊。